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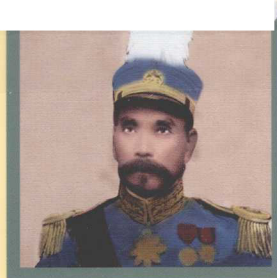
民国
第一
现场

武夫当权

督军团传

陶菊隐◎著

争斗，勾结，妥协
且看各方武人执权乱国



群言出版社
QUNYAN PRESS

武夫当权

督军团传

陶菊隐◎著

 群言出版社
QUNYAN PRESS

• 北 京 •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武夫当权：督军团传/陶菊隐著. —北京：群言出版社，2015. 6
ISBN 978-7-80256-716-0

I. ①武… II. ①陶… III. ①中国历史—民国—通俗读物
IV. ①K260.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40221号

责任编辑：盛利君

装帧设计：王 鑫

出版发行：群言出版社

地 址：北京市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1号(100006)

网 址：www.qypublish.com

自营网店：<http://qycbs.shop.kongfz.com>（孔夫子旧书网）
<http://www.qypublish.com>（官方网店）

电子信箱：qunyancbs@126.com

总 编 室：010-65265404 65267783

编 辑 部：010-65138815 65262436 65276609

发 行 部：010-65263345 65263836

市 场 部：010-65220236 65265832（读者服务）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法律顾问：北京市君泰律师事务所

印 刷：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：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：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：16

字 数：228千字

书 号：ISBN 978-7-80256-716-0

定 价：39.80元



【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】

目 录

一片龙旗出北京 /001
张大帅和他的同志 /007
徐州会议 /012
府院冲突 /020
湖南问题 /026
四川问题 /032
两朝元老 /040
对德宣战案 /048
军意呢还是民意 /054
一幕笨拙的老戏 /059
群魔乱舞 /065
神经战 /070
解散国会 /075
短命内阁 /081
段也要争人格 /086
丑剧和悲剧 /092
新旧总统 /099
两雄角力记 /106

大奉天主义 / 118

武力统一政策 / 125

新府院之争 / 134

战乎和乎 / 143

停战与讨伐 / 150

主和者是汉奸 / 158

两路进兵 / 166

银质狮纽大印 / 174

总统选举会 / 181

新裂痕 / 191

陕西问题 / 198

五月四日 / 202

冯国璋之死 / 209

靳内阁 / 217

吴师撤防 / 224

驱张 / 230

自治与自乱 / 240

若干武人的结局 / 244

民国的事情颇像一幅百怪图，洪宪帝制失败不久，还有人敢于闹复辟，同样做着皇帝的怪梦，前者八十三天昙花一现，而后者从头到尾还不到十二天。

如果说复辟一剧也是出自袁的导演，人人必为袁抱屈呼冤，若把过去的一切政治把戏联系起来，这个论断是一点不错的。

民国二年二月十五日，是废清隆裕皇太后的“皇寿”。这天袁世凯特派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持国书前往致贺，上面赫然写着“大中华民国大总统谨致书大清隆裕皇太后陛下”。而清室也居然以国书作答，末了还写着几句典雅的词藻：“尧宫岁月，付天地之悠悠，禹甸河山，惧风云之扰扰。俯视者苍生待命，但期时和而年丰，仰愧者祖宗在天，敢曰河清而人寿。”

袁命国务卿赵秉钧率全体国务员以外国使臣礼往贺，乘马车入东华门，在上驷院门外下车，换轿入景运门，在乾清宫下轿，步行至上书房，由清室总管“内务府大臣”引入正门恭行三鞠躬礼，礼成，仍循原路出宫。嘿，这是多么隆重严肃的典礼！

隆裕太后做寿后只隔了六天，到二月二十一日便因水肿病追随先皇于地下去了。中山先生和黎副总统的唁电都由清室发表出来，他们居然以“大清皇帝暨王公大臣”的名义复黎的电：“副总统哀悼大行皇太后仙驭升遐，情词恳挚，并蒙饬属依制成礼，遣员致吊，足征优待之隆，不胜感纫

之至。”

袁是个惯于扮假戏的怪角，他自己黑纱缠臂以志哀思，并通令全国下半旗一天，文武官吏服丧二十七天，报丧的电均由国务院代发，文中均用“大清”的字样。二月二十八日全体国务员又往致祭，也不外车、轿、三鞠躬的那一套。袁表示他的关心，又致书“大清醇亲王”请晋封瑾妃的尊号，清室乃恭上尊号曰“端康皇贵妃”，这样她才取得主持宫闱事务的地位。

三月十九日即阴历二月十二日，太和殿举行所谓国民哀悼大会，所谓主祭总代表就是当时的参议院议长吴景濂。阴历三月初二日为隆裕释服之期，军界举行所谓全国陆军哀悼大清隆裕皇太后大会，领衔的正是辛亥年领衔劝退的段祺瑞。这一切都出自袁的安排。

袁对隆裕如此的推崇，所以自命忠于清室的张勋揣摹上头的风气，居然通电称之为“国丧”，而且敢于说食毛践土莫非王臣的一派混账话：“我大总统及政府诸公皆清朝二百余年之臣子，即新党人物间有崛起草莽，其祖父亦皆受禄于朝。”

满族大臣王公赏穿孝服百日，汉人中也加入了陆润庠、徐世昌、陈宝琛、袁励准四个，是多么难得的异数呀！

过去大名鼎鼎的内阁总理大臣，也就是庆记公司的大老板庆亲王奕劻，清室屡召他不来。他在天津德租界作寓公，又在日租界开了一所胶皮车公司，哪里肯向倒台的皇太后奔丧呢！

四月三日又是梓宫奉移之期，袁命摄影以存纪念。这天勾起了继崑侯的一腔心事：他就是端方的儿子，宣统元年德宗奉安时，他父亲在隆裕行宫前偷摄照片，以此犯了大不敬的罪，革去北洋大臣等等本兼各职^[1]。

灵车到了西陵，有两个伏地痛哭的活宝贝——劳乃宣和梁鼎芬，一眼看见一个西装革履的绅士向灵前行着三鞠躬的洋礼。他们认得那绅士就是庆亲王的儿女亲家孙宝琦。梁想奚落他一番，却假装作不认得他，乃上前欠身

[1] 后以陈夔龙继任。

为礼：“先生是哪一国人，叫什么名字？”

孙说：“节庵，你莫恶作剧呀。”

“什么东西，”梁陡然扳起面孔来，“你若是革命党，就不应该来；若是大清朝的官，就应该穿孝服来。你这个无耻东西，亏你老着脸站在这片干净土上！你带信给奕劻那个老东西，最好莫再活在这个世界上吧。”

“你骂得真痛快。”劳站起身来极口附和着。

这是当时不明大义而自命为深明大义的一般所谓遗老者的心理。做惯了奴才的人们，常会对解放者投以憎恶的眼光。可是民国成立时为避免流血的缘故，不错迁就袁世凯所提的优待清室条件，条件中有“仍存帝号”之一款，使清室在名义上形成了国内之国，所以还有许多腐旧分子仍然做着“日光重光”的怪梦。

距隆裕之死四年零五个月，民国六年七月一日，天方破晓，北京城的老百姓们还在残梦未收的时候，忽然听得警察挨户敲门的声音，叫他们快起身，快快挂上龙旗。

“怎么，今天又换了朝代了吗？”大街小巷右舍左邻一个个披衣起来，互相打听这个突如其来的怪消息。嘿，消息传播得真快，“宣统皇帝”又坐了金銮殿了，左辅右弼有文武二圣。阳历废止了，阴历回了头，今天不是七月一日，是什么“宣统九年五月十三日”。中华门又改了“大清门”了。街上布满着张勋的辫子兵和冯德麟带来的胡子兵。

根据这些消息，做顺民就得挂龙旗，而一时哪来这许多的龙旗呢！有些人向戏馆子里借用三角旗；劝业场又有人赶制龙旗；假辫发和红顶花翎都从旧货摊上发现了，把一座古老的北京城渲染得像个妖魔世界^[1]。

打开宫门钞一看，嘿，有这么多的“上谕”：

一、朕不幸，以四龄继承大业。辛亥变起，我孝定景皇后至德深仁，不忍生灵涂炭，毅然付托前阁臣袁世凯设临时政府，推让政

[1] 同时川甘边境也出了一个“皇帝”建都于懋功县，更名曰“皇都县”。

权，公诸天下。……乃国体自改共和，纷争无已，迭起干戈，强劫暴敛，贿赂公行，岁入增至四万万而仍患不足，外债增至十余万万而有加无已。……今者复以党争激成兵祸。……据张勋、冯国璋、陆荣廷等以国体动摇，人心思旧，合词奏请复辟以拯生灵，又据瞿鸿禨等合词奏请御极听政以顺天心，又据黎元洪奏请奉选大政以惠中国。……不得已准如所请，于宣统九年五月十三日临朝听政，与民更始。……所有应兴应革诸大端，条举于下：（一）钦遵德宗景皇帝谕旨，大权统于朝廷，庶政公诸舆论，定为大清帝国善法列国君主立宪政体。（二）皇室经费仍定为每年四百万元，不得增加。（三）凛遵祖制，亲贵不得干政。（四）融化汉满畛域，满蒙官缺已裁者不复，至通婚易姓等事，并着有司条议具奏。（五）凡与各国签订条约，已付借款合同，一律有效。（六）废止印花税。（七）废止新刑法，暂以宣统初年颁布现行刑律为准。（八）革除党派恶习，所有从前政治犯悉予赦免。（九）臣民无论已否剪发，悉听其便。内阁议政大臣张勋。

二、黎元洪奏称：前因兵变被胁，盗窃大位，谬领国事，无济时艰，并历陈改建共和诸弊害，奏恳复临大统以拯生灵，自请待罪有司等语。……览奏情词悱恻，出于至诚，从乱既非本怀，归政尤明大义。……厥功甚伟，深孚朕心，着锡封为一等公以彰殊典，尚其钦承朕命，永荷天庥。

三、任张勋为政务总长兼议政大臣，梁敦彦为外务部大臣，王士珍为参谋部大臣，张镇芳为度支部大臣，雷震春为陆军部大臣，萨镇冰为海军部大臣，朱家宝为民政部大臣（首先改行阴历的又是他），詹天祐为邮传部大臣（未就），沈曾植为学部大臣，劳乃宣为法部大臣，李盛铎为农商部大臣，桑诺尔布为理藩部大臣。

四、任张勋、王士珍、陈宝琛、梁敦彦、袁大化、张镇芳为议政大臣。

五、任万绳拭、胡嗣瑗为内阁阁丞。

六、任徐世昌、康有为为弼德院正副院长。

七、任张勋为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，冯国璋为南洋大臣兼两江总督，陆荣廷为两广总督，曹锟为直隶巡抚，齐耀琳为江苏巡抚，倪嗣冲为安徽巡抚，张怀芝为山东巡抚，阎锡山为山西巡抚，赵倜为河南巡抚，李纯为江西巡抚，杨善德为浙江巡抚，谭延闿为湖南巡抚，王占元为湖北巡抚，陈炳焜为广东巡抚，谭浩明为广西巡抚，李厚基为福建巡抚，唐继尧为云南巡抚，刘显世为贵州巡抚，杨增新为新疆巡抚，张广建为甘肃巡抚，张作霖为奉天巡抚，孟恩远为吉林巡抚，许兰洲署理黑龙江巡抚，刘存厚为四川巡抚，陈树藩为陕西巡抚，姜桂题为热河都统，王丕煥署理绥远都统，田中玉为察哈尔都统，王廷楨为江北提督，卢永祥为江南提督，张敬尧为长江水师提督，龙济光为广东提督，陈光远为直隶提督，范国璋为浙江提督，吴光新为湖南提督，蔡成勋为福建提督，马安良为甘肃提督，马福祥为固原提督。

（以上七月一日伪令）

八、授瞿鸿禨、升允为大学士。

九、锡封张勋为忠勇亲王。

十、锡封冯国璋、陆荣廷为一等公。

十一、康有为赏头品顶戴。

十二、王士珍赏穿军衣。

十三、京畿军警赏洋十万元。

十四、任载涛为禁卫军司令。

（以上七月二日伪令）

十五、着各督抚每省派三人来京议宪法国会。

十六、徐世昌授太傅，派曹秉章赴津迎之来京。

十七、张人骏、周馥均授为协办大学士。

十八、岑春煊、赵尔巽、陈夔龙、吕海寰、邹嘉来、张英麟、铁良、吴郁生、冯煦、朱祖谋、胡建枢、安维峻、王宝田均授为弼德院顾问大臣。

十九、召郑孝胥、秦炳直、陈际唐、吴广坻、赵启霖、华世奎、翁斌孙等来京。

（以上七月三日伪令）

人人都晓得这是张勋变出来的一套戏法。他早就想复辟，他手下兵将们都把辫子盘在军帽里，就是想进行复辟的一个明证。他对威重一时的袁宫保不能无所忌惮，所以隐忍未发。可是袁的种种假做工，对清室的种种推崇，有一个时期使他错认袁也是同道中人。

袁的心理是怕别人骂他夺天下于妇人孺子之手，而且他自己暗中进行帝制，对帝政派不能不采取放任态度。在不明了他内心的人们，也像张一样错认他忍辱负重：辛亥和议是以伪共和欺骗党人，不久国民党被他打垮了（癸丑之役），将再以天下还之于清室。当他进行帝制而尚未表明有自为之心理时，许多腐旧分子都是这样的猜想。

张勋有元电发表，“元”是五月十三日的代字，其实就是七月一日。该电与伪诏同出康有为手笔，与筹安会宣言堪称异曲同工，原文如下：

国体既号共和，总统必须选举，选举之期又仅以五年为限。五年更一总统则一大乱，一年或数月更一总理则一小乱，以视君主世及犹得享数百年或数十年之幸福者，相距何啻天渊。……总统违法之说，已为天下诟病之资，声誉既坠，威信亦失，强为拥护，终不自安。……纵欲别拣元良，一时亦难其选，选在南则北争，选在北则南争。……大清忠厚开基，救民水火，其得天下之正，远迈汉唐。二祖七宗，以圣继圣，我圣祖仁皇帝圣神文武，冠绝古今，我德宗景皇帝时势多艰，忧勤尤亟。……我皇上冲龄典学，遵时养晦，国内迭经大难，而深宫匕鬯不惊，近且圣学日昭，德音四被，可知天祐清祚，特畀我皇上以非常睿智，庶应运而施其拨乱反正之功。……勋等枕戈励志，六载于兹。……凡我同袍，皆属先朝旧臣，受恩深重，即军民人等亦皆食毛践土，世沐生成，接电后应即遵用正朔，悬挂龙旗。^[1]

[1] 此电被劫列名的有王士珍、江朝宗及京畿军警长官十四人。

后来复辟失败，国人对张背叛民国的大罪不甚追究，还有同情这个大傻瓜愚忠可悯倒不失为一条硬汉子的，却很少人知道他也是个人主义者，一个工于逢迎的卑鄙人物。他是江西奉新人，幼年在奉新望族许振祿^[1]家当侍童，许荐他在广西提督苏元春家当厨子。他工谀善媚，一步步取得新主人的信任，派他当差官到北京，带着许多珍品去钻李莲英的门路。后来苏提督被两广总督岑春煊参倒，李就保荐他在营中当管带，由此一步步爬到提督的地位。庚子年他“护驾西狩”，西太后还称赞过他一声“忠勇可嘉”。辛亥革命时两江总督张人骏由南京逃走，清廷就近调将，就派他以江南提督坐升江苏巡抚兼摄两江总督，是他扶摇直上的一个时代。

民国成立了，他的总督没做成，被江浙联军赶走，他因此恨民国，更痛恨创造民国的国民党人。二次革命时袁要利用他攻南京，南京果然被他攻下了，袁不得已以江苏都督报酬他。但袁不认他是“自己人”，随后借外交问题调他为有名无实的长江巡阅使，苏督一席派自己的心腹大将冯国璋继任。

他和袁的关系就只建筑在互相利用之一点。他以为清朝统治之下他能够随心所欲，所以无时不存恢复清朝之志。严格说起来，这样一个醉心利禄的人物，说他忠于清室也是不对的，不如说忠于他个人来得恰当：复辟一举手之劳，他马上取得忠勇亲王、议政大臣和北洋总督的许多大头衔，挟傀儡以令群雄，位居大、副总统之上，是他登峰造极的黄金时代。

他敢于进行复辟，由于他对实力派估计错误之所致。他生平最看得重两个人，就是江苏督军冯国璋和广西督军陆荣廷。他常说南陆北冯对袁宫保的不合作是洪宪皇帝的催命符，而这两人对他是绝对不会不合作的，有了这个把握，所以洪宪朝虽失败于前，而复辟必能成功于后。

陆是他的老同寅老把弟兄。六年三月，陆由广西北上，二十四日过徐州，张以极端隆重的礼节迎接他，又以极端亲热的态度款待他，一叠连声地唤着老兄弟：“咱们多年不见，当年的老同事只剩下了你我，而你我也都

[1] 许振祿字仙屏，曾国藩弟子，曾任河道总督，死后谥文敏。

老了。”

张见客时必行着前清时的跪拜大礼，有些不懂得这个礼数的，他的随身马弁必得从旁提醒着。那天见了老把弟的时候，仍然不免对拜如仪的那一套，接下去便是丰盛无比的筵席。喝过了几盅酒，他借着酒意谈到清室的厚泽深仁和袁宫保辜负先朝，民国不成体统的话。陆是个老于世故的人，心中未必以为然，口中却只含糊地应着。第二天陆离开徐州时，张又亲自送上火车，直到火车看不见影子才回。过去冯国璋以副总统之尊到徐州，张却不曾有这样谦下的礼貌。

后来陆在北京见过溥仪一面（三月三十日），送了些广西土产，而复辟派乘机造谣，“陆老头儿献女为妃”和“宣统赐以内帑三万”之说盛传一时。

张这个老粗却颇有敬礼文士的习惯，翰林公和他做朋友的有贵州胡嗣瑗、广东温毅夫、江西刘廷琛等人。胡介绍康有为的弟子潘博做他的秘书，不久张又转介绍潘做冯国璋的幕宾。刚巧冯要用一位秘书长，潘又乘机推荐了胡，从此胡、潘这两个宗社党，一个做冯的秘书长，一个充冯的代表，成为里应外合之局。冯懒于看公事和往来电报，一切都交给秘书长代办，因此演出了许多阴错阳差的事。

陆荣廷死了儿子，冯上将军的代表潘若海先生^[1]出现于南宁，表面为吊丧而来，其用心是想窥探陆对帝制问题的态度^[2]。这个招摇撞骗的策士，公然敢假传着冯的“圣旨”：“华帅的意思，与其推戴项城称尊，毋宁拥护清朝复辟。”“复辟是一件应天顺人的事，华帅与张绍帅的意见完全相同。”正如上文所说，陆是个老于世故的人，虽然话不投机，亦只含糊地应着。

黎元洪继任总统后有所谓府院交恶时代，潘又以冯副总统代表资格到徐州向张谈及帝制问题，却另有一番买空卖空的鬼话：“当年陆干帅向我吐露

[1] 若海为潘博之字。

[2] 指袁将称帝的时候。

了许多怀念旧君的话，其忠义之气溢于言表。”这正是张所愿听的话。

“可是，冯华帅怕不会赞成吧？”张以冯的地盘和他最接近，要复辟非取得他的同意不可。

潘又不假思索拍着胸脯说：“冯公是个胸无主宰的人物。大帅为督军团盟主，大帅往东他也得往东。大帅举义于北，干帅响应于南，这不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吗？”

张还是不放心，要先试探冯一下。他打电报给冯有“共和不适国情，巩固北洋团体当另筹良策”的话。不料冯的复电公然主张复辟，张才下了最后的决心。这又是一局翻戏：潘知道张的电报待要发出去，乃先以密电致胡秘书长，报告他在徐州出卖风云雷雨的经过，请胡代冯拟一个赞成复辟的回电，而大错因以铸成。

利用冯对付北洋派，利用陆控制西南，是张的如意算盘。过去陆打倒了洪宪皇帝，怎么张会把他拉过来做复辟同志呢？除受人蒙蔽的一个因素外，张对陆又有一种错误的估计，他以为人生不能离开两个条件，一为感情的驱使，二为名利的牵掣。感情上老把弟不能不替老大哥捧场；事实上过去陆之反袁由于洪宪皇帝仅封他侯爵，而他的亲家翁龙紫丞^[1]得封郡王，使他一怒而反袁，可是现在呢，我给他一等公爵，与大副两总统^[2]所得的相同，他能不感激涕零而为我用吗？

张所发表的各省疆吏的名单，除他自己的北洋总督外，全国只有冯、陆两个总督。过去洪宪朝根据前清督抚驻地依样葫芦，某省该为总督，某省该授巡抚，因此引起了不平之感。可是现在呢，除开三个特权阶级外，各省一律都是巡抚，张认为再公平也没有了。

洪宪朝，黎以副总统地位被封为“武义亲王”，他现在已是大总统了，而张仅予以“一等公”，使与冯、陆为伍，岂非太看轻了他？实则他

[1] 龙济光字紫丞。

[2] 指黎元洪、冯国璋。

不是实力派，张自然不会把他放在眼下。不追究其辛亥年“大逆不道”之罪，而盛称其今日“奏请还政”之功，已算“天恩高厚”，他就想反对也是不足为患的。

莫说非实力派的黎不在他眼下，连那个继承北洋派领袖之地位的段芝泉段老先生，张亦视之为无足轻重的人物。北冯南陆皆入吾彀，则余子碌碌，天下事可运之于掌上矣。

封王的只有他自己一个人。以非常之人，立非常之功，肩非常之任，官最大最多而最阔，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是天公地道而居之不疑的。

两位阁丞，万绳拭和胡嗣瑗，前者为张的参谋长，也是一个宗社党，与胡都是复辟的主动人物，虽号称文圣的康有为，其实权反不及他们。

张之外交上把握，据闻日本参谋次长田中曾到徐州，对复辟问题表示过愿协力的态度。这是日本扰华的一贯作风。袁世凯进行帝制时恃英国公使朱尔典为外援，与此正复相类。

复辟实现之前一刹那，张的大夫人担心有灭门之祸。张的秘书许造时只说了一句“太危险”的话，张便喝令左右砍下他的脑袋来。脑袋虽不曾砍下，从此却无人敢说半句反对的话。刘文揆，李经羲的女婿，绰号叫“刘姑娘”的，平日与张颇接近，张却吩咐左右不许把复辟的风声透给他，怕他传到李经羲的耳朵里。别人都以为张对他的老上司李九爷感情最好^[1]，从这件事看起来，老上司不过是他的一个工具而已。

[1] 李经羲任云贵总督时，张是他的部下。

徐州会议

张勋得为督军团的盟主还始于徐州会议，而徐州会议又是南京会议的副产物。南京会议两个召集人就是冯国璋和张勋。这两个志不同道不合的人物，过去还有过互夺江苏地盘的一段恶感，怎样能够联合起来做南京会议的召集人呢，这当中又有互相利用的一种作用。

那时候洪宪帝制是取消了，袁世凯还未死，北洋派两个巨头冯、段对袁不合作，次焉者亦各保全实力划境自守。袁无兵可调，乃想用拖的方法来渡过他的难关，恰好冯、张召集南京会议，袁想借以实现他理想中的拖局，所以欣然为之首肯。冯的目的想在西南护国军与袁对峙之局势下造成他第三者的势力，因而取得继承总统的机会，拉张来壮他的声威。张却另有阴谋，想借这个会议团结北洋派，继续对西南用兵，这正是袁求之而不得的，但是张自己并不肯亲自出马，推荐资深望重的冯为征南总司令，实际是想逐冯而夺回其江苏地盘。三个人如此的动机，南京会议之无结果是必然的。

不久袁死了，冯想继承总统的阴谋被西南揭破，以此大为全国所齿冷，连北洋派对他也不同情，张便乘机以团结北洋派一致对抗西南为理由，于五年六月九日邀请参加南京会议的各省区代表便道往徐州开会，便是徐州会议召集的由来。那些北方武人对袁虽不能尽忠，袁死后又怕西南势力抬头危及他们的地盘，所以签订了攻守同盟的条约三项：

（一）抵制暴徒参政，所谓暴徒系指当时参加倒袁的民党；